556X.7
1369
v.3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雜著

學部名目會通旨訣

天地人物所得以為天地人物者曰理理不徒理必有所作為曰氣氣作而分布聚定者曰質氣有陰陽動而健者為陽靜而順者為陰質有剛柔硬而起者為剛輭而沉者為柔得理最先自為元氣而混淪者曰天元氣之混淪者純健不貳旋運不息而積久成液湊聚盛儲於其中者為水水積於大氣之中自有溫熱之氣作而為火水火之氣交結凝合剛者為金為石柔者為泥為土得水土之氣為根幹枝葉花實者曰木合水火金石泥土之質磅礴特載

186051

於混淪之中而上配乎覆幬之天者曰地木在地為曲直之質在天為溫和發生之氣而行於春者其德為元火在地為炎上之質在天為燠熱長盛之氣而行於夏者其德為亨土在地為柔厚之質在天為冲暢周遍之氣而寄王四季最王於夏季者其德為元亨利貞之實金在地為從革之質在天為肅淨收成之氣而行於秋者其德為利水在地為潤下之質在天為嚴凝閉藏之氣而行於冬者其德為貞大陽之精騰於天而外光烜赫者為日至陰之精配於日而內映凝寒者為月四方九州五行萬物無不騰精而為許多日生辰質之剛於地者峙結而隆起則為五嶽許多岡陵質之柔於地者融流而瀦瀦則為四瀆許多湖

海充塞於覆載之間者無非氣也而升而為雲降而為霧
震而為雷撓而為風濃潤為滋澤者在春夏而雨露在秋
冬而霜雪分積為刻刻積為辰辰積為日日積為月月積
為時時積為歲而七十二候二十四氣五行六氣莫不有
常於其序而大而至於三十歲之世積至于四千三百二
十二世之運積至于三百六十三十運之會積至于十
二而為一元者都不外是矣其所以流行有序往來有時
方位有定久近有限化育有類者曰數天為父之道地為
母之道法象相應二五迭運遊氣錯綜造化孱胎而萬類
生生焉是曰物物者受理氣分形器之名惟其稟氣之秀
得理之全而位乎天地之間者乎萬類之上者是曰人內

而五臟應五行之質曰心肝脾肺腎上而七竅應三光之
象曰耳目口鼻心之靈曰神能運機者也肝之靈曰魂能
知來者也脾之靈曰思能致活者也肺之靈曰魄能藏往
者也腎之靈曰精能解別者也耳辨五聲目辨五色口出
五音鼻辨五臭手治五倫足履五方而惟其所謂神之宅
乎方寸者統四臟之靈管六腑之機具五常之德出七情
之用齊耳目口鼻之司準四肢百骸之則乃有以參天地
之道應萬物之理立此人極主乎一身故曰心在天四德
之元在人為心之德愛之理曰仁惻隱其端也在天之利
在人為心之制宜之理曰義羞惡其端也在天之亨在人
為節文儀則之理曰禮辭讓其端也在天之貞在人為知

覺辨別之理曰智是非其端也元亨利貞之實德在人為仁義禮智之實德曰信四端之必然者即皆其端也此五者性之目也五者之性從天而賦予故曰命受天之命為吾心之理故曰性人所固有故曰常既為固有之常有如宰執者然故曰彝彝惟此性命之理自是正正當當不可移易故曰衷不獨在人為性物莫不有所賦之理故理之在物皆曰性也元亨利貞之在天者莫非至善至正至公之理故曰德性於人而為仁義禮智信亦皆至善至正至公故亦曰德是性之德於吾心者必發於事物之應然後致其用焉故性之發者謂之曰情其應於順境者曰喜曰樂曰愛曰欲應於逆境者曰怒曰哀曰惡此七者情之目

也情是不由心之較計而從其所性自然發出者也情有所向有所奈通則自運其知覺求以通之曰思情所留著常自不忘曰憶憶在心頭曰念念焉致思曰慮慮之計度曰意情或有不節故欲其中節意或有不誠故欲其必誠也天之為天以此理地之為地以此理萬物之為萬物以此理而人之存心以此理行身以此理應事以此理接物以此理窮而獨善以此理達而兼善以此理生以此理死以此理凡上下古今大小遠近無非此理故總名之曰道道者常行共由之謂也道之所存必皆順而祥故行此道而有所自得於心者亦曰德夫以受天之理而性於心行此之道而得於心者無不善故皆以德稱之也有道者必

有德有德者必有道故並稱曰道德人之日用莫非身所
踐履故曰行去聲之言也行有善不善故稱其有善行者
曰德行性情之發有二出諸口曰言行諸身曰行故並言
之曰言行言多有餘行多不足故曰言顧行行顧言惟君
子言行能一致也各有所稟之氣質能盡其性命之理而
為道德事業者曰才由其稟氣之不齊故所就之業不能
無大小長短然而小者可大短者可長則亦在乎其人之
能致力與否而已才之用於外事者謂之藝有大才者未
嘗不盡於小藝故曰才藝隨其大小成才可用曰器器有
限量有踰則不堪故有曰器量有為之謂事從事之謂業
因其有事而為業故曰事業事有大小業有輕重事業之

大且重者莫如為善故稱其為善曰德業隨其大小必以成就為貴也字常曰經通變曰權此則隨時低昂因事輕重而無非所以順於理適於義故曰經權一道也凡所謂善者恰好之稱也正者無所回邪之稱也公者不係私昵之稱也中者橫言則不偏不倚竪言則無過不及之稱也平者不險之謂也直者不曲之謂也善於父母為孝善於君上為忠善於兄為悌善於弟為友善於朋友為信善於婦為和人之於屬類恩義之係不出於五者而皆天理不容已之典常故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曰五倫倫者不可不明不可不敦之謂也事理當然十分是處無以復加者謂之至善道大德宪人事極盡位祿名壽化及天下後

世曰大孝天地一大父母而人乎其間者能盡其賦予之理參三之責是謂純孝忠者自盡己心信者實心待物故並之曰忠信移孝為忠忠必本孝故曰忠孝忠存於己然後推己及人故曰忠恕能守分限不敢違越之謂節惟立義者能守節守節者能盡義故曰節義有信必義故曰信義謂其可信之義也義從道出故曰道義謂其有道之義也德以義行故曰德義謂其敦厚之義也義理以事之必是者言也道理以身之當行者言也恥者痛舊慾義心之發也悔者改路頭善念之作也昔昧今開之謂覺既迷始省之謂悟以不能求能於先能曰學以不知求知於先知曰問知行須兼故並之曰學問共生天地共受性命立必

俱立行必俱行得不獨得成不獨成故以己之道推及諸人曰教愚者得是教而明柔者得是教而剛戾者得是教而順枉者得是教而直故曰化以先知先能教未知未能曰師學問者之於其師尊隆之如弟之事兄子之事父故曰弟子同事者為朋同志者為友功夫者致力之謂也功程者次第之謂也功效者有得之謂也窮究物理之謂知實踐所知之謂行先須知得盡然後方能行得力故曰知行知行者以學而言也存其成性之謂體行其正情之謂用體立而用行用行而體完故謂之體用體用者以道而言也所重之謂本所輕之謂末有本須有末有末必因其本故謂之本末本末者以事而言也學者學是道也故曰

道學道是本然當然之理故曰理學道理之學不出於心故曰心學明此理體此道治此心之學學莫正焉故曰正學所謂學者學而至乎聖者也故曰聖學敬者心自致一表裡無間始終不貳之義恭虔恪祗欽寅皆敬之義也而恭義多主於貌虔義多主於威恪義多主於事祗義多主於謹寅義多主於揚欽義多主於心敬為兼包六字之義能敬則貌無不恭而有威事無不恪而能謹心常直一無暫昏隱豈有不欽不寅之時乎誠者實然而無欠缺無間斷之謂也夫理則自是常然者也固不可以誠不誠言也惟天地之道一於理而無妄無息正所謂誠也在人則惟聖者與天為一而誠矣誠無不明故曰誠明其下則必有

誠之之功然後可至於誠而誠之之功必由於明故曰明誠直內者為敬方外者為義皆修己之事也故曰敬義居上令下曰政立制防慝曰法皆治人之具也故曰政法感應不忒之謂鬼神鬼者往底靈也神者來底靈也此則理氣之機於幽者也齊一不亂之謂禮樂禮者秩以序之也樂者和以合之也此則德教之行於明者也德有曰明德天德成德盛德大德峻德至德明德者性之在心本自虛靈者是也天德者意誠心正一惟本然之真者是也成德者義精仁熟不待思而明不待操而存不待勉而行無出入之時無加損於外者是也盛德者德之所成光輝發越聲名洋溢無微不被其澤無遠不致其化者是也大德者

既成而盛與天地同者是也峻德者亦大德之稱也而不曰大而曰峻則蓋贊仰之極言峻以狀其大之盡焉惟堯當之者是也至德者既盡於聖人之德而其所就之難又加一等者是也非如泰伯文王而能有之乎道有曰大道至道正道矣其位天地者此道育萬物者此道通古今者此道貫萬世者此道則謂之大果不宜乎止於至善無以復加者至道也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正道也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大而化之曰聖聖而不可知之曰神但未及於化之而體段已具曰賢全其心之德性無一物之或遺無一息之間斷曰仁指其明無不燭曰哲

人指其道全德備曰大人指其盡人之性分職分曰至人指其才德出衆曰偉人曰碩人不論所造之高下所得之淺深能有志於學問能留心於德行而可為聖賢之徒者曰君子然必須道成德立欲罷不能然後乃可謂之成德君子從事學問謹敏言行明倫紀礪風俗不為流習所變不為他歧所惑者謂之士窮理正心體道修德一天人通古今師世範俗繼往開來者謂之儒士則志於儒者也儒則士之成者也曰皇曰帝曰王皆繼天立極之號也而所謂極者即此道大中至正之準的也惟其代天而主天下者能有以心得躬行而建立此極然後億兆為之表率而咸由於極之中焉雖其所當之世不同所履之跡不一故

君天下之號不得不異而其所以繼天立極之道則一也
蓋皇則其亦天也其道則惟存於性而混然不露其治則
任其自然而穆然無為其化則民性其性而莫知其為德
者是也帝則同乎天者也其道則始行於情而曰恭曰讓
其治則巍巍蕩蕩之中但見其有都俞吁咈其化則於變
時雍民咸願感戴者是也王則順乎天者也其道則出於
事功而征伐是用其治則立法定制而勸善懲惡其化則
懷仁畏義風移俗易者是也皇之世如日之未中也王之
世如日之已中而小過也其如大陽之方中者惟帝之世
乎王之已降而所假於道者力焉非心則謂之霸而道斯
左矣有假托士儒而不士不儒違棄乎大本全體徒事於

衛數未流者焉所謂百家衆技是也有假托道德而非道非德乖悖乎中正平常鑿索於隱僻詭怪者焉所謂異端是也至於反善之惡悖正之邪隨其所以為害為惡為凶為害而其名目亦多端焉惟能有明善守正之心目者乃可照燭其情狀而莫之逃焉耳凡此道也者人莫不受其理焉而惟能盡之者為得其傳故指其相傳之道者曰道統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者是也然則道統者不以位之上下而惟其盡於道者統之所傳也此萬變萬化萬品萬彙都自一理中出矣而隨其變化之各樣品彙之各形而名目之立不得不別焉因其名目之別而求其所原本宗主則固無非此理之一者為之

焉耳

事物論

凡為物於上下四方之宇者無巨無細無貴無賤皆所當必有而不容不有也凡為事於古往今來之宙者無大無小無精無粗皆所當必為而不容不為也夫其所以所當必有而不容不有所當必為而不容不為者非所謂理乎夫理之為無極太極者固以萬化根於是焉萬變宗於是焉所以謂之理也所以謂之極也故其有以出氣致用焉者必至乎蘊於上下四方之宇而不容有欠缺也必常嗣續於古往今來之宙而不容有間隙也以之生物則自至巨至至細自至貴至至賤其生也畢備焉以之為事則自

至大至至小自至精至至粗其作也不窮焉若以大道觀之天地亦物也即物之至一至巨也理不得無天而斯有天理不得無地而斯有地理不得無人而斯有人至於庶類一動植之微皆理之所不得不具也以大化言之開天闢地亦事也即事之最先最大也天有天之事地有地之事人有人之事覆萬物而於穆不已者天之事也載萬物而承天時行者地之事也參三才而純亦不已者聖人之事也學聖人而自強不息者賢人之事也士農工賈之各治其業者衆人之事也至於鳥獸魚鱉之產育草木百卉之榮枯花實莫非其事也然則事之為事非自事也物之為物非自物也惟其為物為事之理本自具於未有事未

有物之前故物因其為物之理而生為其物事因其為事之理而作為其事理以其有事物而為理事物以其有理而為事物故事皆是理之事也物皆是理之物也惟其自理而為事物者其間有氣存焉夫氣也者出乎理而做事物者也出於理而為作用之資做事物而為成就之業然則氣者理所以造化事物之機也一陰一陽動靜闔闢升降屈伸者是也惟其理則一太極也而既為氣焉則有不得以齊者故事不能無大小精粗之不一物不能無巨細貴賤之不同然而不同之物莫不有各具之太極不一之事莫不有當然之至理則夫豈有理外之事物乎出於理而為氣成於氣而為事物此其所以有天地人物為古今

變化者也以其運行不息者而謂之道以其生生不窮者而謂之德道之爲道德之爲德即此理也而理固無時而不極故道之運行者無時而息德之生生者無時而窮則事物莫何時而不有裁然則事物之常續於宇宙者理之常也而有爲異端之說者乃以接應爲勞擾而厭去之則必欲斷事絕物棄彝背倫一向摟心於虛無寂滅之域焉太極之中其果有無事無物之處乎又果有無事無物之時乎設令可以都無事都無物則其身能獨存乎既不能無其身則其身獨可以出宇宙之外乎宇宙其果有外乎如欲離却得許多事許多物則其得逃違此理之爲太極者乎理不可以逃得則固無絕事物之術矣顧吾人受中

于覆幬之下持載之上俯仰與天地參爲三才而首乎度
類則其爲物之巨且貴爲如何哉既爲物之巨且貴焉則
其受中參三之業其可量耶即所以盡性情之道致中和
之德位天地育萬物繼往聖開來學乃其事也在身有身
之事在家有家之事在國有國之事在天下有天下之事
在宇宙有宇宙之事須無所不盡然後可以謂之充塞吾
人之職責矣然則人之爲物也不亦巨乎其爲事也不亦
大乎其果得以斷事絕物而爲道爲德乎但其爲萬事爲
萬物莫不本於統體之太極而既爲事爲物則又莫不有
各具之一太極焉太極之在事曰義在物曰性物失其性
則物不物矣事失其義則事不事矣此吾儒必也格致以

窮其理誠正以立其德修齊治平以盡其道然後爲有以盡事物之理而畢爲人之事業者也

人心道心說

大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允執厥中之言乃大堯授舜者也而舜之傳禹也增其上三句十有二字然後以堯之所授一句四字終之此豈舜之於堯之言自敢多之者哉蓋堯之於舜其授也一句四字而既盡也舜之於禹則須加以三句十有二字者聖人隨時之義有不得不爾也晦庵朱子之說曰心之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

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然則生於形氣者人心原於性命者道心也於是後之學者或疑夫人與道有別而心果有二本也此豈知大舜及朱子之意哉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人即道之器也道即人之理也人是形氣道是性命也而形氣即其性命之形氣也性命即其形氣之性命也不是形氣之外別有性命而性命之外別有形氣也有是形氣故有是性命有是性命故有是形氣無形氣則無性命無性命則無形氣矣其可二之哉能知覺者心也知覺之直從性命之正者道心也知覺之須因形氣之私者人心也形氣性命皆吾人所必有而不容相無者故心之知覺即必有直從性命者亦必有須因形氣者焉然而性命即

其形氣中性命而知覺之直從性命者必因形氣而發則道心亦可謂之人心也形氣即其性命中之形氣而知覺之須因形氣者必本性命而發則人心亦可謂之道心也人苟能敬慎其形氣不敢自形其形自氣其氣一性率性命之理則其所謂人心也者莫非道心之流行而形氣不失為性命中之形氣矣何必人心道心之分說哉蓋上古之時唐虞以前世質民淳風敦俗者無非率性之道由道之人矣間或雖有別種異姓失性違命之物不得不見化於渾質咸淳並敦同社之中而自不得為別為異故三皇不煩政令不費教督而化自行矣至於唐虞以降則世不能純於質民不能純於淳風不能純於敦俗不能純於社

質者漸衰淳者漸澆敦者漸薄朴者漸散而政不得不備
教不得不明矣舜自如堯則允執厥中之四字足以盡其
旨矣若禹之於舜則其有間矣舜於是添了十有二字而
所以做得堯之四字之傳者為有其門路矣曰道曰心則
其審之也明矣曰微曰危則其警之也深矣曰精曰一則
其覺之也實矣道是正人是私正常微私常危故必須察
之精守之一然後當能執斯道之中措天下之業也此十
有六言者乃萬世道學之宗旨也吾人得此形氣參為三
才於兩間者固所以使之能克其性命之道理能盡其職
分之事業有以踐夫為人之形也而後之人不知性命為
形氣中性命形氣為性命中形氣乃以形氣之私意汩失

其性命之正理不踐為人之形終反得罪於天地則是不如禽獸草木之本自無知者耳惡在其為最靈最貴哉此莫非自蔽於形氣之私而不識夫為吾人有是形氣者實以其性命之理為之主焉一日無性命則形氣不自得焉形氣也然則蔽私失正之患其不為甚矣乎所以心不正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亂倫汨典於天下者皆由是也此大舜不得已而分解其一心邪正之機使人必做其精一之功其所以授禹者乃所以授天下也授萬世也然則人有形氣所以盛載性命而發用道義者也初非自私之物也而況作己焉斯為我矣人不能無我我自我之則不覺為私害理而性命之正不免為其所蔽蔽流而為凶為惡

終至於無所不至則此實以已害已以人戕人也然則以一本言之道心亦人心也人心亦道心也人不離道道常在人其果二焉耶及其以人離道道不在人然後于以析之以私而目之曰人心以理而目之曰道心人心人之人也道心人之天也即私與理之謂也心豈有二於一方寸哉舜之分而言之者别其私與理而教其精一也聖學之大要都出於此焉所謂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者即此道心也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者即此人心也孔聖之無我即此人心私意之絶也顔子所克之己即此人心也所復之禮即此道心也曾子之格致即此惟精也誠正即此惟一也修齊治平即此執中也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即道心也

率性之道修道之教即執中也釋舍固執即精一之法也
孟子仁義禮智之四端即道心也何必曰利常防其源者
即人心也然則學問要訣果外於此乎

心說

人之有身大則頭面背腹小則手足四肢內焉五臟六腑
外焉耳目口鼻無非其所有也而凡言人舍惡必皆舉其
一心者何也蓋受理氣而為身者必也大小之體無所不
具內外之質無所不備然後乃得為全形之一身也若體
一不具非形之全也質一不備非身之成也然而體之為
大小質之為內外者不有神明焉統之知覺焉總之則其
何以各職其職咸則其則而為成人哉蓋心雖居五職之

一而實為一身之君主致神明所舍知覺所出者即此心也具五常之德行七情之用通天地之道備萬物之理立天下之大本經天下之大經達古今合鬼神其妙何可窮哉其機何可測哉然而不是獨立而為心焉必也取輔於四臟收攝於六腑然後有以盡其神明之妙致其知覺之機甫又須七竅以出納之百體以運用之然後有以酬酢乎千變措為於萬應甫然則心雖為一身之君主而固不可捨四臟六腑而君其身又不可離七竅百體而主萬幾也是如天地必有二氣五行三光四時晝夜寒暑風雷雨暘各致其用然後成造化之功而立天地之道焉國君必有左右輔弼六官百司內外之任各致其職然後致治平

之業而盡國君之道焉家長必有夫婦兄弟子孫僕隸各盡其事然後家道成焉此乃理一為體分殊為用自然之道也無理一之體無以致分殊之用也無分殊之用無以立理一之體也然則在一身者心豈非主理一之體而臟腑竅體豈非效分殊之用者哉或曰然則有形者必有心天有天之心地有地之心萬物莫不各有心矣然而心之在人者雖主一身而自為一臟故其形體有象附著有所大小可指廣狹可度輕重可稱所謂形如未開蓮花有竅有毛重十二兩居肺下肝上者是也若天之心地之心其亦有可指者耶曰人則血氣之類也以血氣為身者有臟腑有百體故心為所具之一臟有質有象必有附著之所

也天則氣而已矣日月爲陰陽之精而只管晝夜寒暑之分爲則日月非天之心也北辰居天之中而於穆不已之命不必由於北辰則北辰非天之心也然則天心豈有形體豈有方所又豈有內外前後哉充滿於上下四方者無非氣也而理在氣中無所不宰故隨時而靈隨處而靈當大而大當小而小當先而先當後而後無刻不然無微不然推理而已者即其心也地則水火土石之聚而已矣不可以水也火也土也石也者爲地之心則地之心亦何得以指擬於形體方所之上乎然則果何在乎其亦無處不在矣無時不在矣易大傳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利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

時行此其心也然則天地之心皆是無形體無方所而無所不在無時不在者心也蓋氣之所聚質之所凝必皆有精英理在其中為自然之靈者即其心也天以積氣之渾淪者形於上地以成質之磅礴者形於下豈若血氣之類心作一臟寄寓一處而主一身乎天之精英隨氣上下而理未嘗不在焉地之精英隨質剛柔而理未嘗不在焉者即其無心之心也有曰昊天曰明及甫出王及甫游衍又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畏自我民明畏有曰天地以生物為心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其若是哉或曰人為血氣之類其心為有形有跡而能無所不具衆理能無所不通萬用即與天地之心相為流通者何歟曰得天

之氣資地之精為身於兩間者人也故其質為血肉而大必有頭面背腹小必有手足肢節具於內者臟五腑六竅於外者耳目口鼻則此莫非理氣之自然而一或不備便是不成物矣既成一物則必有精神魂魄之所會即所以心為五臟之首也心不能獨臟而自盡其理故其為靈也須取魂於肝取意於脾取魄於肺取精於腎自以神總合而御之其為五常之性也仁應於肝木義應於肺金智應於腎水信應於脾土自以心火而司之其為喜怒思憂恐之情也亦莫不各因其攸屬而作焉其為達液為聲華為竅脉為屋實者皆有所取備焉然後能無所不盡其妙焉然則治節之出於肺謀慮之出於肝意思之出於脾決斷

之出於膽技巧之出於腎者皆統於神明之心也其餘各
腑之屬於臟者亦莫非灌輸於心以致滋養于君主
之身也神明既有含焉則其爲出納牖户者耳目口鼻之
竅於上也其有措爲後使者四肢之備於外也醫家所載
諸臟諸腑七竅四肢之係絡條脉上下相承內外交貫無
不關聯於心脏者有如四海九州之道路必皆通于天子
之都也此非一心爲遍身百體之君主者乎以其有君主
之道故一身之善惡吉凶無所不係于心焉果能自盡其
君主之道而有以全其五常之性有以節其七情之用不
爲耳目鼻口之所誘奪不爲四肢百骸之所怠頑則乃可
以和順積中英華發外聽聰視明面粹背盎得與天地合

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以致五福皆備克享無疆之休矣如或不然而失其君主之道肆其情慾戕其性命役於外誘安於行尸走肉則其能免於苟校歲耳徽纆叢棘之禍者鮮矣況望他幸哉或曰心之為臟血氣之類無不共有而人獨最靈物皆偏塞者何也曰人得五行之秀猶且能全其心之理能踐最貴之形者莫易見焉況在橫首之蠢然者乎徒知其飢食渴飲好生惡死而已則自是稟受之偏爾非其心之罪也若以最靈之人不盡其心之理至於乃獸乃禽之歸者能不愧於戴天履地中立之形乎

心者凡為物有形者之所必有也氣之精英而性命之所

寓也即一體中主宰也居中而統外者也自一而應萬者也故天有天之心地有地之心人有人之心物有物之心但其為心之理則一也而各其所以為形體者即有大小貴賤精粗之不同則其心之性情體用何得同哉惟血肉之類必有其血肉之宗主故心臟居中而以心名之以其為五臟之首居一身之中神明所舍知覺所寓性情所統故其方雖寸而九竅四肢百骸衆節無不受令而應旨此其所以目之以形之君也以此推而謂之天之心在天之中地之心在地之中者不有其心天何以有造化之道地何以有承天之道哉天之心在天之中地之心在地之中此所謂中者指言其全體之中耳非若在人之心臟為五

臟之一而有形象也天之心自為氣中之精英地之心自為質中之精英無形無象者是也而爾間萬物之心莫不以天地之心為心則豈不以其為理一也故然哉

文說

文者道之發於功用形於模象而華第之所以秩條脉之所以別也凡運行分布於宇宙間有耳可得以聞焉有目可得以接焉有心可得以理會焉者為有其文也道若無文何得以為道哉故天有天之文地有地之文在人有人之文天地之文根於自然之理成於自形之氣者也人之文亦莫不由於自然之理自形之氣也而其有以品節之修明之者在乎人之自為也爾然則圓於上而日月星辰

之昭布者天之文也方於下而山川草木之邇蒲者地之文也二氣有二氣之文五行有五行之文至於風雲雷電雨露霜雪無非九化之文也朝暮晝夜一日之文也晦朔弦望一月之文也生長收藏一歲之文也飛潛動植形形色色各所其所各性其性者品彙之文也若作其文造化何由而成乎道義何由而明乎惟人也位乎天地之間育乎萬物之上性仁義禮智之德責倫紀綱常之道以位天地育萬物繼往聖開來學爲事業則文之在人者不其重且大乎故人文既明然後親疎分上下章內外別先後序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長長幼幼善善惡惡而裁成輔相參贊位育之道在是矣然而莫非人也而惟儒者

為能講明此道推行教化而舉一世民物無不入於文明之化矣文明之化既暢於天下則日月星辰光華於上山川草木美賁於下風為祥風雲為慶雲雷電雨露霜雪莫不為瑞而飛潛動植各遂其生麟鳳龜龍異效其靈者非文教之致耶天文之文於天地文之文於地者實皆由人文之得其文而能為文也然則文之在吾人者語默動靜之儀於身也彝倫教化之範於人也發育萬物峻極天地者皆是也而惟其繼往開來之文則必由於言矣聖賢經傳非前文之典範耶然則聖經賢傳皆出於不得已而作也豈若後世尚詞術技之為哉不有易無以窮陰陽變化之妙亦開物成務之道故易於是乎作焉不有書無以明

帝王出治之本述都俞經世之業故書於是乎著焉察人心性情之發審世道升降之變者詩之所以編也準繩經綸之大經權衡賞罰之中制傳往古列聖之心法垂後世百王之政典者春秋之所以出也天理自有節文人事必有儀則則豈可無禮經以傳之哉契得天地之中聲鼓發神人之和氣則豈可無樂書以遺之哉此皆所以明理也載道也立教也啓學也若經傳無作則生于千載之下者何以知夫千載上聖皇聖帝聖王之事業哉為是人而不知人之理居天之下而不知為天者何理在地之上而不知為地者何理況知夫彌兩間萬物萬事之理乎惟其有經傳之文明如日月之光信如四時之常故人得知天所

以天地所以地人所以人物所以物有身則有性有性則有道有道則有德有德然後人為人家為家國為國而彝倫以叙矣然則使斯人得不為禽獸之歸者六經為文之功也夫六經之文聖人之造化也其於造化何容議為哉如麻絲布帛之不可去菽粟藥餌之不可無尊之當如父師敬之當如神明焉為天地元氣之所寓與天地而存亡故秦政之所不能焚滅則後世豈復有秦政哉設雖有百秦政其如天地之元氣何哉至於後世其亦摹擬作述自以為立言傳後者號儒必效把筆皆著故題目紛紜不可筭悉卷帙浩漫不可數記然而徒知文之為文而不知文之出於道也至以文章為至道以博涉為真儒以科第為

達士則其所謂文者特口耳上之掇拾非心得之發也特翰墨中之繪飾非躬行之迹也其足觀者無幾則況傳後乎盍道為文之本也而著於德行者文之實也發於言詞者文之文也故惟能有德行之實者能為吐辭之經聖人所謂有德者必有言是也若無德行之實而徒事於文字之末則雖欲粉飾以售其辯詭誕以眩人見何能掩得識者之目哉雄辯如老莊終不得以清虛之論沒絶聖人之禮法亂真如釋佛終不得以寂滅之說廢盡天下之彝倫況其餘諸家之作儘如百虫之音過耳皆空何足道哉真儒無作而古文之亡千有餘載矣至宋周程張朱相繼以出而克紹真儒之業斯文復歸於正焉然皆卷而藏之不

得明文教於天下則所傳者遺篇而已然而至今知六經之爲經識聖道之爲道者皆宋儒之賜也然則文者大道之精華也天地則萬古一天萬古一地而其理無變故天地之文未嘗變也而其在人者不得不隨世升降隨人邪正故觀歷代之文足以知斯道之變矣文有淵奧宏深雄渾簡古者焉有純正剛大峻潔磊落者焉有卓拔著明平易秀麗者焉此則古人君子之文也豈不爲六經之助哉其或卑弱委靡鄙劣淺薄者有焉隱晦艱澁險怪詭者有焉駁雜浮誇破碎俚俗者有焉此則皆出於心無的見行無執守尚氣好奇騁辯逞技之人也只足以亂人耳目壞人心術曾何補於世教哉噫安得見本末兼盡有德有

言明斯道之大用為經天緯地之文哉

明分并五段

萬物生於天地之間莫不有所定之分焉分者隨其所稟之形氣而道理有界限也草則為蔬菓為藥用為百獸之食者其分也木則為林藪為薪柴為百果為宮室器械之材者其分也禽獸之為馴畜為犧牲為皮毛骨角之用者其分也昆虫魚鼈之皆得為凡需者其分也至於金鐵玉石莫不為當用之資者其分也其餘萬類中為無用之物者亦無數焉而並在造化之中以備品彙之數猶皆為用物之助焉則豈非各受之分哉分既定矣而其為生也則麗于天者不可麗于土麗于土者不可麗于天陸產之物

不可居於水木產之物不可居於陸其為用也則草不可為木用木不可為草用草木不可為金鐵之用金鐵不可為玉石之用草木金鐵玉石不可為禽獸之用馬不可耕牛不可馳雞不可司吠犬不可司晨者莫非其分之一定矣此萬物之大分也於是乎隨其物之所性而區處之使之各得其所焉隨其材之所宜而收用之使之各不為棄物焉者即吾人也吾人最靈最貴為萬物之首其可不自知其分乎吾人之為分也有大有小焉分之小者係於一時分之大者係於一生此非其理之有大小也隨其事物之大小而為其分者在大而大焉在小而小焉者也係於一時者時過而分亦變係於一生者身終然後事當畢矣

而惟其事業之遠且大也則不以其身之始終為始終而有以窮天地之始終焉故其為分也有所關於一動一靜一應事一接物之間者有所關於一家一鄉一邦國之間者有所關於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千千萬萬世之間者焉是固人分之有大有小者然也然則吾人之所當必為者無非分內事也所當必不為者無非分外事也於其所當為者如有毫釐之闕則是未能充盡其分也於其所不當為者如有毫釐冒濫則是未能固守其分也當盡而不盡固非道理也當守而不守亦非道理也以分內當為者言之一動靜而盡動靜之理一應接而盡應接之理在心盡心之理在身盡身之道在家鄉在邦國無不

盡家鄉邦國之道而至於在天地宇宙亦須能盡其參三中立之道者非吾人事業乎以分外不當為者言之心焉一意慮之非其理身焉一動靜之非其則家鄉焉一言行一應接之非其義邦國焉一進退一施措之非其道者無非修行妄作也然則當盡而不盡當守而不守者皆不能真知實見於本分之道理也苟能真知其不得不盡之道理則死而後已者其分也實見其不可不守之道理則抵死不違者其分也蓋其當盡之分存於心當守之分存於身心之所性則天地古今萬事萬物之理皆在其中皆其所管故其為業也窮於幽隱細微而不可放過極於高深廣大而無所妨嫌焉此而不盡則失其分矣身之所在則

其所居之位所職之事所遇之時有萬不一故隨其位隨其事隨其時而其所自處之義各有限度不容相紊焉此而不守則違其分矣夫其當盡之分與其當守之分其爲道理則一也故惟能盡其當盡者必能守其當守以其能盡故能守能守故能盡盡之者即其所以守之之道也守之者即其所以盡之之德也未有能盡而不能守能守而不能盡者也惟其能盡能守者豈非聖人乎聖人既能盡己之性又能盡人之性又能盡物之性以之而參天地贊化育以之而繼往聖於萬古開來學於無窮則其爲分也有不盡之者乎然而達而在上則盡在上之道而止焉未嘗有陵下之事也窮而在下則盡在下之道而已焉未嘗

甚者不止禍其身以致孽被族類殃盡苗裔其不慘矣乎此無非不安其分之敗也且並生於兩間者雖其豐約厚薄有什百千萬之不齊而隨其之分皆各有自足之道焉雖甚貧賤亦未有絕其生生之理也豈可厭貧求富厭賤求貴卒得罪於天地以自絕其生理哉易大傳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夫既天不可為地地不可為天則尊卑貴賤之分其可移乎陰不可慢陽柔不可制剛則健順動靜之分其可撓乎類聚之中必有等位群分之中當有序次順之而吉逆之而凶則其可紊各定之分乎日月星辰之恒於上山川

草木之恒於下者非一定之分乎易傳又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此亦不知分者也德矣而薄智與力矣而小者非據而據非謀而謀非任而任猶不得保其無災況其全無德智力者乎中庸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者也愚與賤者不足言矣若古之道非不美今之道必不及於古之道而反之者雖以君子人猶不得免焉況妄人乎人苟能守其分則必無是妄矣益之賛禹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然則招損之道常在於滿受益之道常在於謙謙之為德非所以守其分者乎易謙卦彖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其傳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

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盈即益之所謂滿也欲盈則非守分也能謙則是守分也故所好在謙所惡在盈非但人情然也天地鬼神莫不以謙焉益之盈焉損之則守分之道其不在於謙乎中庸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夫其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無非一時所居之位身所見在者也因其所素而行其自然者非所以守其分乎

此則中庸之道居易之德也若或不能俟命僥倖於所素之外則便是不守其分矣豈有行險得全之理哉能守分之福不守分之禍其實如此而最靈最貴之人多不能自守者何哉其亦不思之甚也

又曰夫所謂分者雖曰有大有小而其在道理實皆無大無小故隨其事物莫不有當然之則在所必為而不可已焉上篇所謂一動一靜一應事一接物之間者無非本分之所在也有一事則必有處此事之義有一物則必有應此物之道事焉而不盡其處之之義則失其分於此事也物焉而不盡其應之之道則失其分於此物也不能於應事接物之地有是分也至於吾身之動靜非有涉於外人

似不為甚重而亦莫不有當然之則焉可動而動可靜而靜者此非所謂本分者乎於此焉或未盡其當然之則不可動而動不可靜而靜則便是失動靜之分也一動靜之失分雖若微且輕矣而其所以傷道理之全體者則為莫重且大也然則其在微處輕處尚不可不盡其分焉況於動靜之重事物之大者乎其分雖係於一時而無非大道中所當具之節目也小而積者至於大輕而積者至於重故日積而至月月積而至歲歲積而至世則大分之盡其不由於小分之積乎積而又積然後參天地亘宇宙之道乃能盡乎本分也哉或曰盡其分者進就之道也守其分者退讓之道也志於進就則妨於退讓志於退讓則妨於

進就道若相反而必須並行者何歟曰必所當盡而不可不盡者乃篤修其分內之實業實業者性命道德也必所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是嚴防其分外之邪祟邪祟者榮利功名也若為榮利所祟則實業必為所損而所占之榮利亦從而不保矣實業能盡於分內則榮利之自外者亦莫非實業中應世隨時之義也故進就之中自有退讓之道退讓之中實有進就之道所謂其道之一者是也豈有相反相妨之理哉故凡人之患常在於不盡其當盡之分不守其當守之分矣能盡能守而相為患者未之有也

又曰不盡分與不守分均是失道也而不盡分之失道者多出於柔惡不守分之失道者多出於剛惡故柔惡之取

禍也常緩而剛惡之取敗也常惡不盡分之失道者其失先在於內而所損者已德也不守分之失道者其失先及於外而所犯者公義也自損已德者人或怨之故其禍輕致犯公義者人莫不疾故其禍重以此言之人須能守其當守之分然後終可以能盡其當盡之分也如或不能守其當守之分而先取禍敗則雖欲盡當盡之分其可得乎人固莫不有當盡之分又莫不有當守之分果皆能思盡其分思守其分則舉世無凶人矣天下無變故也必矣

老人事業

蓋天地萬物其初皆從無中出來及其為有然後乃天也地也萬物也然其所謂無者無其形也有者有其形也若

理之為無極太極也則不拘於天地萬物之形之有無而常存不窮乃使天地萬物無而有有而無於其中而其無其有亦為之無窮者也然則無極太極之理有以使天地萬物無而有有而無其無其有之為無窮者非即所謂合理氣而為道者乎道便是事業之攸出也夫既為有焉而天地盡天地之事業萬物亦各盡萬物之事業而為有之道無所不至則於是必皆轉向衰薄異竟都又歸於無中矣此則理勢之自然也不是天地萬物意於有而有意於無而無也其有也以理而有也其無也以理而無也其初雖欲不為有而不得不有也其終雖欲不歸無而不得不無也惟其所得之理氣有巨細厚薄之異所做之事業有

大小輕重之差故其為有也或貴或賤其歸無也或久或速而其所以從無而有從有而無則無巨細貴賤皆同焉然其自無而為有也必有漸自有而歸無也亦必有漸無之為有者氣之聚也有之歸無者氣之散也故氣之聚者始虛而漸實始軟而漸堅始弱而漸強始微而漸盛始小而漸大氣之散者實衰而消堅衰而敗強衰而敝盛衰而乏大衰而縮亢其聚也日滋而就成焉此則從無而為有者也及其散也日耗而向盡焉此則從有而歸無者也吾人也生於天地之間居於萬物之中其亦隨一理而有無者也始於幼稚中於壯成者乃其從無而為有也極於壯成轉入衰老者乃其從有而歸無也然則人之衰老固其

理也人惟動物亦血氣之類也其形質之盛衰皆係於血氣之盛衰故方其血氣之盛也內而六腑充完五臟貞固外而筋骨堅剛肢體健實腠理流通榮衛肥潤是以呼吸開利膝暖平順魂魄凝定精神清明性情中和思慮精專耳目聰明辭氣敏快步履捷疾動靜節適如此則其於大小事業用功用力無不如意也宜矣至於血氣既衰則黑者白長者短密者踈毛髮之變也肌消而皮皺凍粟而浮垢骨節磈磊而躯體傴僂者形貌之變也唇舌牙齒喉五聲具缺後音韻備而言語成矣及其牙脫齒落則五聲中二聲已失矣止用唇舌喉三聲亦皆微緩不敏則言語不成者聲音之變也如坐烟霧之暗莫察相對之顏面如負

墻壁之隔莫聞儕咡之言語者耳目之變也喘促於堂陛之陞降蹇躓於應接之拜揖者氣力之變也莫記舊聞無望新得都忘知舊之姓名昧失宿誦之文字者精神魂魄之變也雖千萬吾性之勇值盤錯不鈍之器負荷吾道經綸當世擔當宇宙把握天地之心膽不可得以奮振則志氣力量之變也人到此境當何為哉精神不足以究義理之微思慮不足以盡變化之妙力量不足以致遠大之業視聽不足以察聲色言語不足以宣情意則其能復有人事於此時哉然而行道者身老則衰矣而存道者心老亦不可離矣衰固不可以復盛而不可離者宜自若矣只合靜坐一室一切停事務止經營斷出入絶往來小應接不

可強用思慮強用視聽強用言語強用動作坐臥以時飲食以節而所不可廢者尋繹舊所讀誦玩悅義理順安性情有以補養心氣如是久久則所迷之魂魄有似復還所散之精神有似復來前所忘失者或有所記得所不能透解者或有所覺得推而極之引而遠之其積也有以與天地造化流通焉所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者此時此界亦可以驗得而無極太極之妙益可以認會矣此焉而送了餘齡不亦好哉以此言之人之初生自無為有也生而長長而成者為有之極也大小人事業其在此時矣盛極則衰衰而老者自有而歸無未及於全無也氣盡而死則是全無矣其在未及全無之前願補休安如

上所道者非老人之事業乎即無事之事無業之業也哉今方到垂盡歸無之域矣其在盛極之時不能做吾人之事業一如吾人所建立者焉則今此衰極時節其或能盡老人之事業乎姑述此意以爲後驗之地焉

老毅人事

止言語

所當止者謂慈涉外間事者也若家間恒說何可盡止

絶營爲

所當絶者謂俗間冗務若崇德廣業之工何可已乎

心太虛

謂邪思雜念不可作也非謂主敬思誠之業俱在所停

也

任四時

須存不可放過之意亦有隨遇而安之道

座壁所題

慈祥愷悌者隨其所處必常有敬畏恭謹之心隨其所觸必自有惻怛懇切之心此所謂吉人也天亦祐之宜勉之險隱冥頑者其居常也必敢於褻天慢神而無所憚其有動也必至於傷人害物而有所忍此所謂凶人也神亦禍之宜戒之

若夫聖人則太虛之虛也日月之明也四時之序也鬼神之吉凶也即亦天地而已

塵塵題省

綱領	留心道德 立心敬誠
主宰	存心靜一 涖心字宙
用功	治心謹慎 操心堅貞
模範	處心虛明 持心正大
補養	樓心淡泊 統心高明
機關	定心本分 平心逆境

以上十二目皆心法也綱領既立則其下十目不須畢舉也而俱立各目者要以自省之切也又曰句必配舉者亦欲思趣之備悉也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五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六

雜著

孔聖

天生孔子既隆大其道德而乃不畀之以其位者豈偶然而然哉固以理有不得不然者也何以言之蓋此理之為太極者本自無極焉而氣之出於此理者必有以配乎此理準乎此極則於是乎理而氣氣而形者又必有以天於上地於下人於其中而三才具矣才者合理氣為造化致事業之謂也事業者行盡其道之謂也故三才莫不有其事業然後三才之道盡矣然則天有天之事業地有地之事業人有人之事業矣而三才闕一才則宇宙不宇宙矣

故天地雖盡其在天在地之事業而必待吾人能盡其在人之事業然後天地事業得成其事業而宇宙得爲宇宙焉則吾人事業大參三才重貫三才者爲如何哉所謂吾人事業者便是盡性至命裁成輔相參贊位育之道也其事業即三皇之所皇五帝之所帝三王之所王者是也故有天地人物矣而上古無三皇不得也中古無五帝不得也唐虞以下無三王不得也無三皇則孰盡夫此道之爲性者乎無五帝則孰盡夫此道之爲德者乎無三王則孰盡夫此道之爲權者乎三王去而入于霸則道非心出而事業不得不畀矣此道之爲性爲德爲權使宇宙爲宇宙者不幾於亡乎若於此時不有孔子則宇宙間三才之道

孰爲之扶植闡明萬世如一日哉此所以太極之不得不生孔子於三王之後者也然則三皇亡而三皇之道得不亡者有五帝以傳之也五帝亡而五帝之道得不亡者有三王以傳之也三王亡而三王之道得不亡者畢竟有孔子以傳之也設孔子不生於三王之後則後世誰知三王之道本於五帝五帝之道本於三皇三皇之道本於太極哉夫以此道行之當世乃有道有位者事業也然而有位者之事業止於一時故三皇之道行於三皇之世而止五帝之道行於五帝之世而止三王之道行於三王之世而止焉止者謂其規模條例也道之在性者則非止也此皆一時之事業者以此道揭示流行於萬世者惟有道無位

者能之也有道無位者固亦心三皇之心德五帝之德道三王之道而顧其身不居三皇五帝三王之位則此道無從可行於一世故必為之著書立言以垂於後世惟其所著之書皆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之所載也所立之言皆三皇五帝三王之聖之心法也三皇五帝三王之所心所德所道即無極太極之理也然則孔子之道流行於萬世者不但三皇之所以皇五帝之所以帝三王之所以王之道也即亦天所以天地所以地太極之所以無極者也此乃大聖事業實乃滿宇宙終天地而無窮者也夫如是則其道德其事業却是三皇之所不能盡於皇五帝之所不能盡於帝三王之所不能盡於王天所不能盡覆地所不能

盡載者矣其爲弘大永久不可言形不可記盡者其果有可譬者乎此當與天同其高明與地同其博厚日月同其光四時同其常至今千百載之下人知有所心之性所身之道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朋友爲朋友者其誰之教化歟此乃無位之位不業之業非可以人爲而酬其萬一也況可爵之名之乎有誰得以任其口而稱之用其手而陞之哉多見其不自量也嗚呼盛哉乃至我 大明朝始發此理始建此議痛蓋前古所加之爵而止以 先師先聖之號題于位板則此豈非萬古之一快哉

道統說

道者吾人日用常行之道也何以謂之道乎蓋以吾人受

形于天地之形受德于天地之德受位乎天地之中斯焉以爲人也不有是形無以載是德不有是德無以用其形不有載德之形用形之德無以責其任矣形能載德故形不爲徒形德能用形故德得爲實德形德相準故便是人矣然後形踐其所受乎天地之形德充其所受乎天地之德位塞其所中乎天地之責任而可以謂之盡其道也所謂道者即此道也所以謂之日用常行者何也固以人之爲人也內則有五臟六腑外則有頭腹四體上則有目耳鼻口下則有手足指節皆各有所職必各有其則內焉者主之外焉者承之上焉者察之下焉者供之然則內外百體之無所不具無所不備而合之爲全形者即其身也大

小百體之各職其職各則其則而有日用事業者即其道也此所以踐形克德修責任之謂也責任者何業也即宇宙內事也宇宙內許多事業都在吾人若非吾人責其事業則宇宙為空器矣故夫既為人而有是身則自不得無其道焉身以道為身道得身為道合道與身為之人人固不可離道者此也以其不得不常行而不可須臾離故曰道道者道路之借喻也借彼道路之道喻此道理之道則人當就認其固不可須臾離之妙矣統之為言有傳有承之謂也所謂傳所謂承者不必身傳面承而謂之統也其心法德業之相契則隔百世越千里而可以傳承矣惟非至聖至誠能有以參天地者其可謂之得此道之統耶然

而是道也雖以在人者言而生吾人者天地則爲吾人者豈是自道其道哉道之原乃自有所出矣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董子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亡道亦不亡此皆言道之原出於天也然而生吾人者天地也而生天地者太極也則所謂太極者豈非道之大原乎太極者此理最上原頭之稱也天地未有而此理自常有焉此理自常有焉故遂爲之出元氣以生位上之天則天於是乎始有矣天既有矣以生位下之地則地於是乎始有矣天地既皆有矣天動于上地靜于下動焉資始靜焉資生而造化流行則於是乎吾人與萬物亦皆各得其所禀而

元元羣羣於兩間矣然則太極之理自有爲天之理故天爲天也亦有爲地之理故地爲地也又須有爲人之理故人爲人也雖至於萬物之微者亦莫非有其理故爲其物也特皆爲造化之具吾人之用耳於是乎來順爲天之理者天之道也地順爲地之理者地之道也人順爲人之理者人之道也其道即一太極之理也故天順其理而天常不失其爲天焉地順其理而地常不失其爲地焉惟吾人者不能無氣質之雜物欲之誘而或不能自順其爲人之理以盡其參三之道故得此道之統者惟德爲至聖道爲至誠之人也則人而至聖至誠者其有幾哉此非天地之賦畀吾人者有不均焉生爲吾人自不能盡其道者居多

故是道之統自有所歸而自古及今得其統者無幾也然則是道也以天地言之天有陰陽而陰陽又分爲六小地有剛柔而剛柔又分爲六小日月星辰之象于天水火土石之質於地晝夜寒暑之代行雨風露雷之時作春夏秋冬之有常生長收藏之必序者皆此道也以萬物言之性情形體之相因飛走草木之彙分弱壯老死之必然貴賤盛衰之不齊者皆此道也就以吾人言之性焉有五常仁義禮智信也發焉有七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也倫焉有五品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也世焉有四業家而齊國而治天下而平宇宙而繼往聖開來學也五常者斯道之體出於天者也七情者斯道之用

機於心者也五倫者斯道之條理徧盡親疎也四業者斯道之功用隆及近遠也吾人之道其有外於此乎所謂至聖至誠者不是此道之外別自有他道也聖以通此道而爲聖誠以純此道而爲誠則亦自是所性焉全之所情焉和之所倫焉惇之所業焉畢之而吾人之道自爾盡焉於此矣即所謂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又所謂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又所謂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

所倚者爲可以得此統也昌黎韓子著原道之篇有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有宋諸先生皆以韓言爲得之也蓋自上古至後世達而居上位爲大君爲大臣者凡有幾何而在帝王獨舉堯舜禹湯文武在輔相獨舉周公若窮而在下位者亦幾君子也而獨舉孔孟則其得與於道統之傳者不常有矣必也藏於心而爲德性發於身而爲言行施於世而爲事業者一皆純於天理而無一毫之欠乏無一毫之踰過無一毫之偏倚然後乃可謂之道也此即唐虞之厥中大學之至善中庸之至誠也然則道統之傳非有命世者

而得之乎

在書契以前之世則雖有君有臣有民而無從攷知其德行事業焉只想其舉世上下無非真性純德之人則道自在其中矣何可指言夫道統所在乎至于伏羲以降則八卦畫矣書契造矣模法作矣名分等矣政事行矣吾人之道始開明矣又至神農而生人之本業通貨之普覩壽民之神方無不備矣又至于黃帝則天地之慳秘畢開矣造化之微隱畢發矣經綸之機軸畢設矣所以經天緯地格神化民之策無所不舉則吾人斯道之本大啓於三聖人之世也自不須言統而其道爲三才之宏綱萬世之通範亦不可以統字而盡之也

太極之爲道也者在天爲氣則曰陰與陽也在地爲質則曰柔與剛也在人爲德則曰仁與義也氣之爲氣亦此理也質之爲質亦此理也德之爲德亦此理也即莫非此理也故皆謂之道不有氣無以爲造化之機故覆上之天必以氣爲之道也不有質無以成造化之功故載下之地必以質爲之道也不有德無以出參贊化育裁成輔相之事業故位中之人必以德爲之道也徒氣不得爲道也故有天必有地徒氣與質不得爲道也故有天地必有人然則三才之道必至於有吾人之德然後始備而天之爲天地之爲地者得吾人然後乃可以爲覆載之大化而太極之理得蓋其爲極之妙也此所以道統之責乃在于吾人人

其可自輕其身而不自盡其爲人之道乎自有宇宙以來
斯道之統系之者有其人則三綱以之綱五倫以之倫世
得爲文明之世鳥獸咸若戎狄歸化日月光華四時順序
陰陽調風雨時天不失爲高明之天地不失爲博厚之地
焉斯道之功用其如是哉若道統無傳則綱不綱倫不倫
世爲昏亂之世獸蹄鳥跡交於疆域戎馬蠻兵橫行中國
三光晦蝕四時易氣陰陽乖戾風雨淫狂天降災沴地多
變怪一與太平之世相反焉此豈非吾人之道有以致之
哉三代以上至聖至誠代出而在上體此道於心行此道
於身明此道於家國天下故其君則曰三皇五帝三王也
其世則曰唐虞三代也自是以降得斯道之統者孔孟也

而窮而在下懷抱終身則人豈見至德之世乎達而在上者雖或有一二近道之君不心帝王之心法不踵帝王之軌範而皆以雜霸爲道則何可得以傳統言之哉嗚呼天一天也地一地也天地未嘗亡矣則道豈嘗有亡哉人不能自人故統絶而莫之續矣

書院說

書院古所未有也世至最後而始有作焉其作也非出於先世帝王之邦典也非由於一時朝家之政令也而特後賢之私自義起者也其式出自中國詳在一統志可考而悉矣其爲制也中立廟以祀其地所尚之人傍設堂齋以爲後學藏修之所焉則老師宿儒之抱道者或爲之嘗焉

志於向學之秀才者亦樂歸焉自是以後凡有一行一節之士則必曾居其境或有存其遊歷之跡焉則莫不置廟以奉號之曰書院不惟一行一節之可稱至於從古以來聖賢所起之鄉及雖非其鄉而特有篤尚之思者亦莫不創別院而享之者多有之則蓋至于無賢不廟無地不院矣此即書院為後世別學也古者國有學鄉有校州有序黨有庠閭有塾此三代之學也後世雖有興替沿革之不同其為典常也則猶皆世守之此外無他學也今之書院其亦閭塾之義耶古者其有功德於鄉而鄉所不能忘者則必有祭於社之事焉今之院廟之享亦其義耶豈非教之道理無所妨害而作振士氣多其補益故先儒皆

以為一種可好底事哉不惟不以非之亦必與之助之而其規益昌且廣矣我東方凡事必動遵華制故書院之作其亦有所傳於中國者也其效法創設之本意則固好矣然其為舉也果出於公義而其所尚之人實有斯文之功世教之補無愧於受享傳之後世亦足為師範則可矣如或不然一或涉苟則能不為羞悔於無窮耶我東書院亦未知其幾所矣其在先代及　國朝名賢之事章表出者固無可議矣其餘則或云某地人為某公立書院即其後裔某某之所唱也或云某鄉人為某公立書院即其門徒某某之所唱也余以為為後裔者其先世果有人所不忘之功德為鄉衆所共崇慕而血食於公廟則固後裔之

榮幸矣若或其議不出於公論而出自後裔則不但於其
受享之神道爲未安其亦不爲後裔之慶耶爲人後裔者
其先世有可範之行所垂之教則止當自作一家之範一
家之訓服行無斁克追先志又能自盡於分內當行之執
事使人稱之曰某公其能有子孫矣此非致孝之道耶至
於爲門徒者其所師宗之者果有道德學問之可稱而我
既曾被其教迪之恩則在我職分所當爲者只合篤守提
耳之訓克報終惠之恩者乃是尊其道尚其德傳衣鉢之
實素也若不自盡其當盡之道必以見享外祠爲務豈盡
尊師之道乎且書院初非邦與國學之常例乃是後世科
外別設之所焉則凡其規畫之要持受之道必須合煩而

用簡陰文而尚質去豐而取淡然後得以宜穩於事理可繼於久遠而為不負於先賢創設之本義矣愚嘗欲以此義一與同志者戒之故今適來在鄉院有是說焉

旅軒說

人有軒號自中古始焉蓋上古之人無其名人但有聲而已盱盱胠胠言亦不分則寧有其名哉想其時也人文方晦人倫未著人各自涵性命自能生生只於與聽聲而相應和見色而相識別則奚待乎名哉雖無名不為礙也及乎風氣漸開大朴漸散則人文不得不明人倫不得不著於是聖人首出為之發揮焉因物有字隨人置名然後教有可施事有可行此乃名之所以作也然人各有一名自

可以無所下道又何別名以贅之哉世又稍降而尊卑之等不可不章長幼之序不可不明則道不可以徒向其質矣既各有名又因其名之義而換稱之所謂字者於是乎作焉故人無貴賤有其名則又必有其字比之古則字之稱似贅矣然無是字其於尊卑長幼之間當不無所嫌褻者矣此聖人所以斷古今之宜不得不置字於人而宣尼之於春秋亦必或名或字以寓與奪之意字豈可無乎然有名有字而已而足以該之又降而為後世世道不明治日常少天下或有懷奇蘊寶之士若不能出而施志於當世則退而散處於山林江湖之間者不欲衒名於時人之耳登字景俗子之口則自趨於名字之外求號於無競之

地或因其所居之室或因其所處之地與夫江湖池澤溪山谷洞凡其心所樂其身所寓之物隨所取而號之總名之曰軒號其後生小子尊慕其人者不敢口其人之名字多以其軒號爲常稱焉軒號之作蓋以此而其盛行亦以是也是故宋之諸先生亦莫不各有所號夫豈者好事者之爲哉固以潛光晦跡造物爲徒不與人爭不爲物忌舉一身生涯而附之於一號古人之意其有得乎至於紆金掩紫名顯廟堂生稱公侯死得美謚者亦皆有軒號至取夫林壑湖山之名以矯之此則吾不知其可也余則天地間一蠹也非工非賈不農不士雖嘗從事於文字之學實不自篤於身心之功猶且不保庸分盜取僞名至歎明時

冐受一官縱能知其非分今得退安山野然而躬不自辭
尚取飽煖顧余平生非蠢而何曾有相從之友或以軒號
爲勸余應之曰軒號豈如余者亦得以有者哉夫軒號者
以其人之呈號也已之自顧於中也累有人之所有而爲
可自負者焉人之視我也亦皆曰能有人之所有而甚爲
可觀者焉然後吾自無愧於有號人亦不辱於嘆號若自
顧人視其中則掃如而以碌碌之身効碩人之稱以庸庸
之夫冐高士之號不獨自愧而其如愧於人何不獨愧於
人而其如汚我江湖池澤辱我溪山林壑以得罪於造物
翁何哉余實自顧掃如人視無觀者也中兩間參三才既
不能盡人之道踐人之形則人名之有尚且仰愧而俯怍

況自加以軒號乎為人子而無孝行父錫之嘉名已自愧焉為朋友而無信通友賜之美字亦已慙焉然二者雖愧且慚其不可易焉則只宜國人目之曰張顯光知舊呼之曰德晦足矣又何他號之敢取哉既以此言拒之仍無軒號今且四十餘年矣今者始以旅軒為號焉自以是號加我不為僭矣而又合乎其實故也然則軒在何所無常處也曷謂之旅以余常為旅也旅者客於人之名竊觀易中旅之為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適去為不處之象故卦名以旅若有恒居不行於外豈曰旅哉余至山人也幼而孤露遊學四方其不能在家也自少然矣頃於壬辰夏至山為倭賊直路余家又在路傍奔而竄之最

在人先而家燼兵火只有丘墟雖在寇退之後不能返於故土自是不托於親戚則必依於朋友携挈家累遷此移徙或一歲而三四遷遂作東西南北之人其為旅也孰有如我乎如是則號以旅軒不亦宜耶或曰軒必有常所然後可曰以為號今子則旅矣而號以軒子之軒果有常所乎而況軒乃主人之有也子以旅而為己之號則無乃非其有而取之乎余曰軒無常所又非己有故以旅而名其軒軒而曰旅名固當其實矣夫軒無常所而隨往有軒則我之有軒也常矣有軒也常矣而不滯於一軒則軒之為主人之物者自若矣無焉而不淪於無有焉而不係於有此余之常為旅旅而必有軒者也然則旅軒為號烏可謂

非其有而取之者乎或曰子之以旅軒爲號者吾既聞之矣然宇宙之間惟太極無方所無形體若夫萬物則必有形體必有方所今子之軒既曰軒焉則烏得無形體之可言又烏得無方所之可指者又豈無可安可樂之實哉曰吾之軒既在有無之間寧有一定之形體然其可安可樂之實則無時不然無處不然矣請試言之其在也或在東鄰或在西鄰或在山之南或在水之北或在千里之外或在十步之內或在湖海之邊或在溪澗之畔或在深山之谷或在大野之頭不必取乎倫素雖高堂敞宇亦或安之不必取乎軒敞雖茅齋斗室亦或樂之花竹滿塢不必爲頻田園蔡蕪不必爲汚且非特以堂宇爲軒至於清陰綠

樹之下亦吾軒也白雲蒼崖之上亦吾軒也芳草溪邊亦吾軒也清風山畔亦吾軒也或有一日之軒或有數日之軒或有閱月之軒或有踰時之軒或有一歲之軒或有數歲之軒軒之所在不一其地而合而為一身之軒軒之所留不一其時而積而為一生之軒吾之所軒其諸異乎人之軒乎凡物有方所則區域一定而不可徧於東西南北有形體則規模一定而不可變於大小虛實故有定方者其勢必狹而無定方者其廣無窮有定形者其用必窒而無定形者其通無礙此吾軒所以處無方之方無天下之形勝立無體之體備四方之景致為軒也不亦大乎不亦富乎若乃軒中所有之物則數卷聖賢書四間文房友三

尺一長劒晨拭一帖于軒上將對之人則或好古嗜學之士或通經業文之人或吟風咏月之豪或村翁野老之類也時有異趣之客肩面之人至者亦所樂容其在庸拙微賤尤所於接也軒邊所從之少則數三童子或執後於左右或學字於閑暇未嘗相離焉至於旅翁野叟者何事見同志則論之以道義見後生則勸之以學問遇文人則論文遇詩人則言詩野夫來而語桑麻漁翁至而話魚鼈或勸之以酒必醉無辭或逢村翁暮扃清日無客則開卷看書如見千古聖賢之心既倦則曲肱閑寢若遊希夷至德之世既寢而覺開戶遊目則天地悠悠禽魚潑潑矣乘興而步傍花隨柳則方寸坱然與物同春矣興極而返吾軒

自靜整頓衣冠肅然瞑目則無極太極之妙果不離於日用之間而無形有形未嘗二理焉先天後天之易可默契於心目之間而前聖後聖本同一道焉如此而終日如此而終歲此旅翁之事也然則吾軒之樂可謂至矣或曰子之樂樂則樂矣然爲客樂不如在家貧者石有其言子獨不知旅之苦而反以爲樂其無乃反於人情乎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而坐取飽煖妻不織而免於寒僕不鋤而充其腹又無乃以不勞之享爲可甘而不知無事之食爲可恥耶余曰余果不勞而享無事而食以四方爲家以旅遊爲樂宜乎有或者之譏也然天地之間物理難詰時變難躬本有耦耰士有決礫耰耰何用於材也而空被雨露之責食

沙礫何用於土也而空爲閑廢之壤則於物固有無用而貴造物之功者於人獨無如我者乎且此兵火之際雖有資身之長計者亦不免於失所況余之拙乎若其宜苦而不以爲苦非樂而獨以爲樂者非其好惡自反於常情也夫吾所謂樂者非以旅爲樂但能在旅而不失其樂耳君子隨遇而安則何遇而不可安大人處困而亨則何困而不可亨哉凡人之憂患困苦皆自外至者也惟吾所以處之者一不失其理而已矣自外者烏足以累吾之方寸哉若不知在吾之理無虧矢無空樊隨時隨處而自足者憂患焉敎敎困苦焉戚戚常用心於爲旅之艱每用力於免旅之方則其不至忘理而失義者鮮矣惟能超然於憂患困

苦之外者無所往而不自得東寄西托而我常為我轉彼移此而莫非吾地固不可以外失其所而內從而失其守焉且天下莫非吾土落地皆我兄弟男子以天下為家萬物為身世若平常則井其井鄉其鄉者固此理也時逢變亂則秦人以越鄉為土蜀客與齊士為黨者亦此理也處常處變莫非此道則家此家彼何適不可況我東方偏小一邦今我所旅者不出乎朋友族黨特非至山而已豈曰旅云乎哉然而曰旅者其取義也遠矣余既盡吾為旅之說矣復當以旅之義推以廣之我之為旅一小旅也若以天地觀之凡寄生於天地間者孰非旅也惟天地萬物之逆旅也生于其間者忽焉而來忽焉而往往者過來者續

曾未有一人與天地相終始焉則非旅而何生天地者亦謂之旅焉則其所以思盡其道得無愧於一生者其可不力焉哉夫人之旅於人而過也能守其理不失其義內能無愧於吾心外亦不怍於館人則在我可以慊於心矣人亦曰善爲旅矣若不能守理求不當求又不能安義行不當行有或竊屢者有或取金者則其人不爲館人之所醜者乎不但爲其所醜若推其甚則或至於逮獄就刑亡其身而後已者有之矣可不懼歟可不慎歟旅於天地者亦然物不足之道也最靈者吾人也受形爲人其貴無比必須知吾所以爲人之理明吾所以當行之道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老而保之死而終之可謂能踐其形而不失爲人矣當

時仰而尊之後世稱而慕之則豈不曰大丈夫而無愧於天地哉至或絕其為人之理亂其有人之倫家而不孝不睦鄉而不恭不順國而不忠不道生而流毒億兆死而遺臭萬年則其不與為旅不讎遠獄亡身者同乎嗚呼一生須臾百年無幾而役耗其精神喪其性命逐逐役役無所不為者自以為窮心志極嗜慾其為一生計者得矣而悖天逆理明為人怒幽作鬼誅則果可謂得乎余在吾軒幾見此等人而心憫之哉若余則坐卧吾軒衣朋友之衣食朋友之食恣意於水石之間放情于風月之中華吾精神自完性情不敗則公雖笑之我則樂哉或曰子今舉兩間人物皆謂之旅焉則其誰為主者乎予無乃自孤其身欲

推而廣其類乎抑萬物皆爲旅則造物者乃爲之主乎余曰心而寄於人大而寄於天地其理一也故其說同也且天地不能常爲一天地以萬物視之則雖不見其始終而以道觀之則天地亦有消息之數焉一元之後今天地便爲往者而後天地復爲來者天地亦爲道中之一旅耳造物翁何得爲常主乎但求主於外終無有主爲主者也惟能物各自反則却自有爲主之道焉人自不察耳舉吾景靈而言之吾之形氣是客也而此心之理即主也禍福榮辱之自外至者是客也而吾心之一所守者主也理無往而不在故身無往而不安禍福榮辱其如我何哉彼或理受制於形氣而形氣爲一身之主禍福榮辱之自外來者統

奪吾心之所守而吾心不得自順於天命則是一身決其主而軀殼爲禍福榮辱之客館不亦可懼乎人之余則一身雖決其所而主乎吾心者理也旅軒之樂莫不根此理而生也此所謂人之安宅也有吾安宅然後能樂吾旅軒如無安宅之樂旅軒豈得以樂吾心哉或者曰因爲旅之道得爲人之道今日之間大矣然則旅軒之旅翁乃安宅之主人也余又謝之曰非我有是也只言其理爾然旅軒之志則亦不外是焉萬曆丁酉夏旅軒在青島之旅軒以記其說

鳳臺說

聞韶金城山之西有水曰下川川之上流有一石壁曰鳳

臺壁之高可數丈長比其高可什倍焉川之上下各二十里間皆無奇勝處故近境之人乃以此壁爲第一地也余不識以鳳名臺之意問之故老曰金城山之下今有召文里召文乃古之國名也因其國名今爲里名而里中尚傳爲其墟者方其立國也以所主之山爲飛鳳形鳳爲靈鳥而飛則不留恐福慶之享隨而不長也於是爲其止留之方者無不備設以爲高張其網可防其飛則目其南橫之嶺曰百丈又置寺而因其山名謂吾綱百丈鳳不可越也以爲鳳鳥擇栖必取梧桐則稱其西山之峯曰梧桐嶺謂既守其栖鳳不他適也又聚土爲卵形羅布前後名之曰鳳卵謂其卵育於此代不乏雛也又其東南山回水周地

廣人稠則號其地曰佳音謂其鳳鳴常聞於此也檢此石壁爲一境勝地鳳遊其上可以爲樂所遂名曰鳳臺謂其鳳鳥以此地爲可樂則不敢有飛去之志也仍置寺焉此百丈桐嶺佳音等名猶不革於國滅之後而鳳臺之稱所以並傳也余聞是言而思之昔者三韓鼎峙之時各有屬國其屬國各自區分各立名號大者數百里小者百餘里亦稱之曰國以屬於大國則所謂召文者亦豈非其國耶縣之別號亦曰聞韶蓋亦因召文鳳形之說取夫來儀於九成之義以有其號也大槩鳳形之說其爲無理也甚矣夫山水之理關丑以來固有之矣必也山形襞會水勢繞包然後風氣斯聚人物阜盛立國者固不可不擇若夫言子

國之盛衰歷年之短長只在於君德之厚薄治道之得失其何有於地理之善惡哉設今吉凶必由於地理豈可以名號之假稱能制風氣之向背乎山脉既結於關闗之初自有一定之形偶然似之非實鳳也固無飛去之理矣假名之鳳寧有棲集之所乎寧有卵育之事乎既不鳴矣何音之佳乎既不飛矣何網之防乎然則所謂鳳凰者亦豈真鳳鳥之所遊者也余聞王者能有實德則真所謂鳳凰者可致之矣昔周文王之邑于岐下也體天地生物之心以愛其民故和氣致祥而五采其羽噦噦其鳴者果至乎岐山之上當是時也驚之不飛逐之不去百丈之網不必假其名也依太和之氣以為其巢梧桐之木不必假其名

也邪育於聖德之中不必聚士而假其邪也天下共聞其聲不必有佳音之名里也自可來儀于王庭又何必假名之臺哉唯其真鳳之致也故不期久長而終享八百年之遐祿此非實驗耶倘使召文之君自行文王之政則安知岐山之鳳復鳴於金城之山不待假名而自有周家之祿乎吾不知召文之君其享國也幾世而其所以致亡者何道歟然以山形假鳳之說推之其但亡之道無乃作於假鳳之時乎其所深信者既在於地理則其心以為有吾百丈之山吾鳳不得逃矣有吾梧桐之山吾鳳可棲息矣邪而有可育矣臺而有可遊矣吾鳳之佳音其永不輟乎於是不知邪本之可固國脉之可養日惟逸豫之是事因獵

之是恐則飛鳳之形其能敕於民敬天慈乎余非謂君文之君必以此道而致之也但因臺名以證其感焉即今臺上有村人居之鳳去臺空江自流之句余復咏於今日也

皮帘說

余少而失學曉始覺悟先欲究極三才之理乃作一小帖冊子排寫天地古今人物事變之題目名之曰宇宙要括要隨一身所適必携乃此冊看其題目次第窮思以其或在路上難恒在手則必有其佩持之具於是造為皮帘帘之為制也先用薄板子長可布尺而餘廣可七八寸者為其背之幹遂以兒牛之皮帖布其裏從背而至裏之至其腹而合縫之塞其底而虛其口以為受盛之地又裁同皮一小

斥而圓其一邊屬其底於背板而向腹畜之以掩其口就其近口處而設雙紐存兩孔於蓋皮以受其紐而爲封固之資焉帑既成則佩持帖冊自此有其具矣帖冊既入而稍有餘空可容他物則他冊一兩卷及揉帖硯匣笠帽等物又從而入矣余凡有出帑必持焉其後一二年倭亂作余方在憂中而奔避凡從身什物無所持者而獨與皮帑乃令一童子負之其所入者即其帖冊及易經二卷易會通唐本一卷揉帖硯匣也其竄伏山谷流移東西帑未嘗離余身焉臥則爲枕食則爲床讀則爲案行或躬自負之者自壬辰至甲午矣亂及稍緩余或從人覓得殘編隻卷或手寫諸經積至累卷則帑不足以容之不免用布帑以

裕其裏故自是皮帶斷不見親切於身也蓋此為帶只合輸持帖冊孤帖等物而已不能容得他大篇巨軸矣又其腹板頗不合穩用故益不見重也然余雖不以為穩用而以其造之也功焉帶之也舊焉經於亂也偏貧焉故亦未嘗輕而賤之猶於實用則未有所可焉者有年矣忽於近數日來同慮親身之些火諸具無可收持者輒思是帶之稍於不用也手自取出拂刷塵毛滌去垢污反覆省察則畢竟制拙而裏窄雖欲強意用之終難穩也於是欲因其成而稍變之以便其用則析解其腹縫自口至半而止使之出納稍便而者者皆云殆勝於前用故又令加雙經於解縫之左右得收閉其貯焉其自是帶將復用哉余乃

為之歎曰一受帑之用舍行藏亦豈非有數者也初曰帖
冊而造之余頗以為切焉每行必持豎手避亂之日充文
房百用重於此帑者曾幾物也而他物無一能保唯此一
受帑為余所持終始不相遺則帑之所以見用而得行也
至於中間以其不合穩用而踈之出既不持入亦不近置
之牀側視而不見使蛛網其口塵合其縫者殆六七歲則
帑之所以見舍而空藏也乃於今日余無合用之物勢已
窮矣然後還取而修之變其制而稍通之復欲以為親身
之用焉此又帑之自今日見用而得行之時也然則我一
我也而其於帑也或親而用之或踈而舍之帑一帑也而
其於我也或見用而行焉或見舍而藏焉其孰使之然哉

我豈有意於親之疎之而自不能不爲之親疎焉俯豈有情於一進一退而自不得無其進退焉則其親疎其進退果是何爲者哉我則人也而主其俯者也造之者我也改之者我也用之者亦我也舍之者亦我也能造能改能用能舍而我亦不自知其使我造之又使我改之使我用之又使我舍之既使我舍之而復使我用之者誰也則況彼俯者物也其於我又何情焉哉以此而言之其親疎用舍進退行藏者非我也非俯也惟其數也哉余今復已叔爾而將用之矣第未知其用之幾何歲月而又舍之歟其果舍之耶其或不舍而俯自弊盡耶抑不爲永棄而或爲其不切之用耶皆未可知也余不能無感焉姑錄其造改出

入之故以爲後考焉造俗之工即族生正甫之奴其名鶴京者而死於亂離云

金上舍字說

上舍初字曰子義蓋貴其名依也余以爲依固義之盛也字以子義果稱矣然而惟義其義不致其處義盛義之義焉則恐所義者此而止矣非長進之道也竊想先君子命名之意深且遠矣豈在於淺近哉吾人事業誠有真且大者則慈望所屬其不在是耶所謂長進之道雖能義矣而不自義焉又須有自鞠自礪之志然後其義不止於前義而必至於盡義也孔門顏子已到亞聖地位則其有諸身者何如實諸中者何如也而猶云有若無實若虛焉則是

不以已有為有已實為實方且欲罷不能既竭其才必至于聖焉天焉而後已者也此非後學之所崇仰耶上舍於是請改之余以謙可應之則上舍又請其說焉上舍固余最所愛重也遂為之陳敘如右仍復勉之曰上舍嘗從事於易學矣謙卦主爻象彖其辭備矣上舍就這卦如望斯得反覆焉繹繹之默會而體驗之其於處義之道受益之處有可量耶必將能盡夫君子有終之亨而克承命名之先旨矣此一謙字上自有許多吉德焉上舍嘗自謙得之矣余何必重煩其說哉

卧遊堂說

堂之主人即朴君晉慶明遠甫也主人身校齋郎之任任

所在江都卜日發程余來奉別仍留攝疾于堂有孫兒輩數人在傍供藥餌余問汝等知堂號之義乎其以臥遊號之者何旨也孫兒等亦不能詳言余就思之則余亦臥於病席臥者豈有遊乎遊雖有遠近必須動身舉趾然後當有往焉此豈臥者所能哉臥遊之說出於何人而主人之取之以名堂者其意亦有在矣吾人生爲男子於兩間既奉矣豈可繫伏瓢繫於一隅閭閻閭閭醉生夢死於一場爲數同群草木同腐哉必也遐遠其耳目廣大其心胷得我心神無所不到於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其所謂方外物外形外象外者無非我方寸中區域然後可以爲大遊大觀而爲不負生爲男子之志業矣嗚呼此豈可與

拘人俗士論此遊此觀哉非至人誰得以盡此遊此觀哉以言其次則晉天之下率土之濱莫爲名山大川巨野長郊凡幾千也三皇五帝三王歷代之京都古址凡幾墟遠人碩士名儒先哲之播芳遺芳之蹟凡幾所此莫非男子一遊一觀之不可不果者也主人必嘗有志於斯焉而老且病矣知不可以遂焉則乃以卧遊名其堂其遊豈可恒人凡友之所可認得哉方其日暮客歸柴扉重掩諸子之侍傍者執卷各退于其所而主人餘醉未醒倦驕於枕上者此其卧遊之展乎想其遊也神千里於瞬息之間目萬古於須臾之頃者非其遊乎凡其可慕可尚可感可戒者無非興思懷想之地則其遊也亦不可一歸之於虛矣主

人之方卧此堂也必以在外之遐境為遊矣今則邈赴江都之寂齋其能不以卧遊此堂為席上之思耶堂前所覩物目余令孫兒董録諸幅緒遥想此等各種各奇無不掛在主人心目上也聊使孫兒把筆呼題以為他日追省之地云崇禎甲戌季夏初旬旅翁呼嵩

用拙堂說

堂之主人致書於顯光曰堂在林川郡南塘江之西畔即吾所卜置也而號亦吾所號也昔我先人以養拙扁其堂故吾兄弟三人並承其拙堂而號之兄聖徵則曰守拙弟聖復則曰趾拙今聖徵以用拙號吾堂拙固家傳而其尚之者也蓋悉其形勢之勝景致之富而録示之仍請一文

字要爲不忘之質焉余惟拙者德之質也拙以持心則心無妄思拙以持身則身無妄動應事以拙而事無不順接物以拙而物無不孚然則拙非萬福之基乎養而傳之以爲一家積德之地焉子以守之子以啟之無非繼述之孝也而主人之用之也則其所以著意焉者又有深矣夫拙則不才才則不拙以拙任拙者常短於有爲以才使才者常病於作爲故惟其才矣而用拙然後才以濟拙拙以制才而可以爲適用當行之道矣主人亦可謂長於才也乃以用拙爲志而號堂服膺則主人之得力於此拙者畢竟爲如何哉余爲主人重賀也若夫江山形勝瞻眺景致則登子堂者必有能以文代畫之手矣顯光實以拙任拙者

也茲因主人之索言敢以拙說告焉

明鏡新堂題詞

堂主即吾外孫朴懔自以鷹行中第四承其生父之命歸後于其伯父上舍公上舍乃龍巖先生之奉祀曾孫也龍巖所師則松堂朴先生也所友則真樂金先生也孟其門路之正自任之重詳已著述諸書及府儒耳目余不須言矣龍巖在世時置堂宅前沼其下而方之遂名其堂曰明鏡想所以名堂者必非尋常焉惜值兵亂堂不免爲丘墟上舍公設茅齋數間上舍歿後齋又頹破今乃鑿舊趾遷新齋房二間廳一間雖不能奉準舊堂亦可謂之肯構耳我以宿疾小間來見稚孫堂主請我一言留壁故粗序其

堂之首末叙訖復爲之贈語曰嗚呼汝之肯構其志固善矣然以老思之汝之繼述事業豈止於構得此堂而已哉其所重且大者存焉先生所著紫陽心學至論即治心之大要也繫蒙衛景行錄旨用間不可不顧諟者也三侯傳又男兒志尚之所切也衛生方亦血氣爲身者之所不可不念也汝居是堂能不墜先生遺訓豈非汝事業之重且大者乎我雖言老終之以此言者其意不淺汝其勗之

孫鍾髮疏

乾上坤下而夫婦之位定矣陽外陰內而夫婦之義定矣日晝月夜而夫婦之別定矣允剛允柔健順動靜唱和之道無非夫婦之常例也汝今歸髮若復數日後便具夫婦矣

夫婦之義汝其知乎聖人序夫婦於五倫之中者其意重矣世中人不知此義以夫婦為至密之分而不思其理焉其相狎之而不致敬者滔滔也彼何足道哉今我送汝娶焉汝能克體吾志豈非吾望乎古禮謂妻父曰外舅謂妻母曰外姑舅之言謂以事父之道事之也姑之言謂以事母之道事之也此既娶後第一道理也其餘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無非汝致謹之地也汝果能念念不忘此戒豈非汝萬福之原哉毫言至此汝其念之勗之哉

周王山錄

山之高不為最也而山之名則著焉以其有古跡且其巖壑奇異也余聞久矣思一觀以快塵眼者宿矣而願莫之

遂也是夏從朋友就山之近區而寓焉一日約二三友人擬副宿願是日午雨作不能徧遊聞之於人山之畔以以周王名者在三轄時有一王號者避亂于此置闕于山之上傍有瀑流瀑流中有巖穴人可隱藏而以其瀑流蔽之故外人不知其有穴焉王有患則藏于其穴以避之云余以日暮且雨不得親見其跡山之得名則以是矣觀者謂此山洞狹而溪險巖壁磈嵔嶺上平曠四方之路皆阻遠當亂世可藏兵以禦賊也若遊觀之人則非特以古跡為其巖奇水繫似是殆人棲息之地也洞之名者有二而東者乃所謂周王避亂之所也瀑穴未變闕址猶在而入洞數里許今有僧寺焉西者巖壁比東尤奇而巖腰人跡未

及處有異鳥巢其隙人謂之青鶴每於春夏卵育於此對巢巖頭爲立小庵以望之而壁遠巢高人不見其鳥平時來賞者吹角以驚之待其飛出然後得見其形有一武人射其巢矢著其傍自後鶴遂移栖于愈陰之巖人不復見焉洞至五里許崖絶路窮路窮處有巖曰附巖蓋其巖石巉貼險崖故名矣若能蟻附風攀而行則可緣其巖以通其路由其路而踰一嶺則山勢稍平不甚奇美而但有龍淵數處受瀑成潭危不可近深不可測由龍淵北去七八里許古有村店名曰廣穴因亂散亡今只遺數幕云而皆余行所未及見也余於是行雖未能徧賞然山之大槩則已得以領畧焉最所奇者諸巖也巖之在西洞者益奇試

以是日所目者記之則自洞口至路窮處可五里兩岸皆巖而不相疊累下自巖根上至巖角不知其幾丈而直一石以首尾焉中有小溪水從溪有微逕逕不履土躡石而步石布溪左右或高或低或巨或小或縱或横或側或夷非健脚力必常蹉跌由其逕者仰視兩崖之壁則巖根各去人纔咫尺而巖角直抑雲衢天與日真如井中見也至所謂附巖之上則左右諸巖羅布眼前千形萬狀無不具悉或方或圓或編或突或左右相對有若拱揖者然或彼此相高有若爭爲長雄者然或配合之如夫婦者或序次之如兄弟者或若仇讎焉相背之或若朋友焉相親之或一巖崒然衆巖俱低則其尊仰敬奉之者君師如也其卑

傲壓倒之者臣妾如也東崖之巖不連於西崖西崖之巖不屬於東崖者有似乎分門別陣法不得相混也或儼然莊然中立不倚者有若大人正士之不可犯也或爲詭爲怪不可貌象者有若異道左學之反吾倫也或若介冑之士以不拜爲禮者焉或若鳥熊之特以殺伐爲心者焉或若上古聖人生在朴畧之世道一天地不露性情者焉或若末世浮薄之人負藝特才驕傲自售者焉有或如偃蹇林壑高尚其事者也有或如逃遁巖穴若將浼焉者也或有乖戾而自異者焉或有依附而衆同者焉或有小從於大者或有後隨於前者藏縮頭角者如有所畏怯於時勢者也甚露稜隅者如有所憤怒於世亂者也此其大畧耳

不可具狀矣今以其奇形異狀敢擬之於前文時聞則有如好古慕聖之人憤生世之苦晚慨未見聖至德想其道而思其人用毫端造化圖畫出千古上聖人排三王列五帝者之以盤古氏間之以無懷氏葛天氏下至三代聖王無不備其象而尊尚之模其形不模其道畫其體不畫其心只憑名位而倖擬之者也又如電光斗樞軒轅御極蚩霧既收雲師列位調陰陽順四時者風后之相位也戢萬邦睦四海者力牧之將威也齊日月而造曆運節氣於掌上容成有焉占斗建於天文作甲子於人寰大撓有焉俯察仰觀窮萬變作筭數者是隸首也候氣考數求中聲造律呂者是伶倫也爲文章而貴賤以章作舟車而萬國來

貢蓋有庶官咸備各修天工而治天職之氣象焉又如后
虞之際堯舜立極四岳在位元凱登庸都俞吁咈於一堂
群后濟濟而讓德倣祥風光瑞日蓋有百僚師師庶績其
凝之氣象焉又如周武王止師牧野俟天休命萬國畢集
十亂齊作行位井然戈戟蓋雲太公鷹揚閎夭獻獻黃鉞
白旄王子誓師而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各稱其戈各比其干各立其矛共聽誓
辭則蓋有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止齊曷哉之氣象焉又如
周公居冢宰制作如造化庶官百職咸秩俱序禮樂文物
無不備具百辟來朝五等序列至帛交錯於庭鐘鼓備懸
於下大啟方開尊卑不敢亂位廟享既設大小罔敢喻禮

則盖有穆穆皇皇彬彬郁郁之氣象焉又如天地元氣鍾於尼丘洙泗設教英才雲集三千門弟七十成才立五科而盡其才用四教以就其學或有升堂而入室者或有望門墻而不得入者回也如愚參也魯仲由勇曾點狂各因其才而成就之則才隨人而長短學隨功而高下盖莫非聖賢之徒者也又如鄒孟特立於戰國之時紹洙泗之聖學做叢巖泰山之氣象養浩然之正氣充塞乎天地之間顛倒齊梁之君仁義之說可以經天妾婦儀衍之徒道德之論可以綿地憤頹波而立大防衛吾道而作大闢出入乎皇王縱横乎禮義辭鋒不知其幾千丈乎話頭不知其幾萬層乎流俗仰其義而魂遁異端望其風而魄奪則其

所也不可挽其嚴也不可犯者然也至如秦關一破楚虎方驕時乎不來赤龍暫屈鴻門一宴豪傑爭馳增玦頻舉從舞方張良出斯惡噲肩直入當是時也風飄雲亂虎擾龍蹲楚之臣謀楚漢臣謀漢天下雌雄其未決者乎又如天下歸漢楚亡魯屠田氏有孫守義孤島從者四百莫非義士天下非不寬四百之身無時容漢爵非不榮一心之守不可易於是憤義誓天約與同死四百齊節秋霜凜凜者乎又如炎運將窮英雄無所騁其力吳魏方強蜀業孤危力雖微而義愈壯勢雖薄而志則雄卧龍奮鱗於雲兩鳳雛鼓翼於宴宵開羽虎躍張飛能憤趙雲揚群又皆張膽而振拳終不可以成敗論英雄當其時也蜀之一方豈非

英雄之窟也又如睢陽危惡孤城勢迫張巡伏千仞之節許遠負九鼎之義愛妾是食而志不撓雀鼠斯掘而氣不挫賀蘭忌功而不救虜勢乘弱而益逼南霽雲怒瞋如斗雷萬春義憤如山當是時使城中之人齊情而共激有必死之心無偷生之計以一城捍天下城雖破而節愈堅死雖慘而義益高何其壯也又如崖山日沒蒼海雲暗君臣社稷載之一航當是時也事已窮於無可奈何矣而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諸人臨危大節確然與在平常之世者無異朝衣拄笏任綱常之重於身上圖存一日之社稷便盡一日之職分雖伯顏弘範以滔天之勢迫之在我之志曾不少變吁其凜哉此吾之遊是山也見千崖萬壑之奇狀而

詔吾人氣象於萬古之上雖其人事之大小不齊往跡之吉凶各異其何害於情取而廣比乎至於寂滅之教起於西方而瘦髮老釋百十為群鹿芥六合夢幻人世師天向壁坐禪八定之者所謂借佛則巖之說怪者似之仙道之學出於後世而竊造化權造生死關逆天理背人倫方丈為宮瀛洲為家靜坐千春嬾拘一局者所謂神仙則巖之隱僻者似之雖然皆非吾道也似吾而何是尚乎然則巖非有意於似人而我自以意而擬之耳一山之巖而巖形有千殊萬別一天地之人而人事有千變萬化則天地造物之情於此乎見矣巖形之所以千殊萬別人事之所以千變萬化莫非理也理本一也而形於物者有千殊萬別事

於人者有千變萬化何歟蓋此理本無方所又無形體故物得之而為形自不能無其殊別人得之而為事亦不能無其變化理之一有體也而形之殊別事之變化者用也不有其一烏得有千萬用也故體不可不一而用不可不千萬也然而天地之生物物之做形其不得不千萬者自然之勢也不容不然矣若以吾人而做氣象高業宏可不取舍於其間也物形之殊別人事之變化既不害於理之一者則我之所以權衡乎往古之跡取舍於人事之變者亦不害於性之一也然則巖之所以似之者非一而我之所以取之者能無擇乎三皇五帝之至道之朴至德之淳乎不可不尚之也軒轅之做庶官唐虞之位百職整整者

肅如牧野之舉秩秩彬彬如周公之制我不可以不慕之也洙泗之設科孟氏之衛道我於是乎師之矣鴻門之豪傑因横之義士吾偉其器不觀其德吾義其志不取其道矣蜀中之英雄雎陽之節義崖山之忠義我於是乎高揖之矣若夫僧佛之學異矣斥之可也仙道之道左矣遠之可也其所以可尚也可慕也可師也偉之而不觀也義之而不取也可以高揖之也可以斥而遠之也者皆吾平昔之所講明也何待乎山之巖也而惟其想像之擬倚之千載之下如得見儀容風節於千載之上則豈非由今日是游而得之也於是誌其所以比擬而認會之者以爲他日凡案上起發之資也萬曆丁酉孟夏日錄

同塵錄

余性鄙下庸拙本無崖岸峻絕之行其於智愚賢不肖貴賤富貧隨所遇而應之隨其人而待焉凡有貴與富者非在所當親厚與夫有誠意相見則固不敢自有板附之意矣至於所謂賢智者若不自察其果賢果智則不敢趨之要見雖或遇之亦不敢輕爲之心許也貧與賤者如不以其道而取之則固無與於性分之內也余不敢以自外者而輕之至於愚不肖也亦未嘗區以別之畀以傲之或與之容遇焉或與之接語焉故尚余者有或比之以蜃禽之和譏余者有或方之以鄉愿之行余猶不能改其度也一自亂離來世道益以昏濁人心益以悖惡當此時也雖[illegible]

正道躬禮義者其在鄉曲不可一切以規矩繩墨律之況余流離旅寄于異鄉異閭者豈可無隨俗自輔之道哉於是勉為和柔之色務去剛勁之容雖遇奴隸僕妾兒童下愚必與之和顏以接溫語以待況於陵駕閭里敢生氣勢者乎非獨慮其遇悍夫值驕漢慢語觸怒頑客致辱而然也縣俗朴野民無知識只可以忠信質直而相交不當以禮法揖讓而從事故不得不為之變常改度焉余拙於言未嘗能為心外之言今或有強談者余拙於貌未嘗能為不喜之笑今或有勉笑者局以戲者有之射而玩者有之或同漁者於前溪或從獵夫於後山或伴箕踞於阡陌或和戲謔於街路或談干戈或話農桑隨問隨答不敢爭是

非也隨言隨聽不敢辨得失也如此而度日如此而卒歲時自思之曰余之處亂世隨末俗其為自保計則得矣顧無乃同流合汚日與染化而不自覺者耶旋自解之曰徇於外者跡也守於中者心也不可變者道也有所變者事也吾一其中心之守而已其何傷於外跡之徇乎吾不變其不可變者而已又何害於變其可變者乎能大能小然後可以見龍之神也能屈能伸然後可以見鬼神之妙也夫道豈可一向為其高著遠者深者大者哉雖至德之人有時乎為其卑近淺小者而不以嫌焉此其所以成其高遠深大之道者也斯道也豈獨在人而然哉廣大高厚如天地至明如日月深遠如風雨而亦無不然也試言之天

之所覆地之所載者飛禽而鳳凰走獸而麒麟魚虫而龜龍草而芝蘭木而松柏土而金玉山而五嶽水而四瀆人而聖賢國而帝王者其所有則其有也不其大且貴乎至於鷦鷯翰之微也大豕獸之微也蝦蟆虫之微也蒿萩草之微也柳棗木之微也沙礫土之微也丘陵山之微也潦渠水之微也愚夫愚婦人之微也黎庶國之微也而此亦莫非覆載之所包容則何獨大者貴者見包於覆載而微者細者乃為所遺哉不但包容於物者貴賤大小巨細也其運行施化之道亦莫不有隆微淺深焉寒之深則重裘燠室者尚不能暖矣而其微也微細之虫亦得發生此則寒不但於深也有時乎微焉暑者之盛則山為之焦川為

之沸矣而其歇也塊土不乾潢潦不涸此則暑不恒於盛也有時乎歇焉豈有長隆不微長盛不歇者乎日月之光物也亦然不但光於美大而不光於微細也風雨之潤物也亦然不但潤於巨貴而不潤於賤小也故至高大至廣亘者不擇物而容圃焉至明不擇物而照焉至澤不擇物而潤焉聖人之道亦猶是也言其高大深遠則流通乎天地出入乎陰陽齋吉凶於鬼神同光明於日月繼前聖於既往開來學於萬世矣而言其卑小淺近則化被於一草一木德及於愚夫愚婦遍行於閭閻畎畝身安於窮巷僻野此所以能大能小變化屈伸之道也篤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歸之以匹夫而禪堯之位則大舜之聖

如何也而其飯糗茹草也當澤而作漁夫河濱而作陶人歷山而作新民則當是時也大舜其敢自異於野人乎道冠百王賢於堯舜遠矣則孔子之聖如何也而魯人獵較而與之獵較見南子見陽貨畏於匡絶糧於陳絪絪遑遑徙倚天下則當是時也孔子其敢以一善成名乎此聖人之所以不可及而變化如神龍屈伸如鬼神覆載光明有以參乎天地日月者也余之同塵於今日亦此意也姑以觀之以俟他日之自考也

旅軒先生文集卷之六